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 
第十八回 追賊銀招攀親父 僱乳母得遇故人

詩曰：側隱人皆有，胡為爾獨無？  
不思孽自作，生父也相誣。  
仁孝膺多福，貪殘鮮有終。  
妍媸難強合，天遣兩相逢。

話說利圖聞言暈去，急急喚救。奈老年人痛入骨內，連叫不醒。禁子急去報官，著官醫生看脈，已經無救。四府驗過，著地方買棺，在牢洞拖出殮了。四府又恐百姓還要來打材，立刻叫扛到壇中，亂葬地上壘埋。可憐利圖與刁氏，貪財刻薄，做到四品黃堂，只落得死同一日，葬同一處，便是他終身受用了。

且說公子原是打得半死的人，今見父母都死，銀子什物搶空，妻子又借住門子家，據老僕說，門子當夜就來調戲他。想妻子又是個最淫的，前月生了兒子，剛剛滿月，聞說兒子又被眾人嚇死了，那段門子生得甚是清秀，我曾弄過他後庭，妻子如何不愛他？如今一室同居，乾柴烈火，焉能無染。我雖不死，亦無面目見人。況眾人紛紛告狀，父親已死，少不得是我受罪，只求早死，反得乾淨。哭了一會，也就昏去。禁子急急遞了病呈，到第三日，也嗚呼了。按院准了許多狀詞，款款是實，件件有據。賊銀不計其數，發在四府嚴訊，就是那窮秀才，也有一狀。這是四府目見的，先提來一訊，將強虎重處，秀才夫婦釋放還家。又討強虎銀一百兩，助秀才為燈火之資。其餘狀詞，因利圖夫妻父子俱死，家產已被搶光，無從追究了。只查向年解府比下的錢糧，侵欺了萬餘金。又狀子裡邊，有幾張牽連他媳婦林氏，私得賊銀有一千餘金。理刑見林氏尚在，難於寬釋，差人提訊。誰知林氏被段門子藏在家中，竟如夫婦一般。林氏也忘了翁姑丈夫，重新調脂弄粉，與門子快活。老家人見他不成器，也各尋頭路去了。今差人要拿林氏，竟無處尋訪，被眾百姓日夜察訪，訪知段門子藏在家中，便齊齊趕到他家。那時天色微明，門尚未開，被眾人打進，見林氏與門子並頭相抱而睡。夢中驚醒，被眾人扯去單被，兩個精赤條條，將繩一總捆了，扛到街上，齊齊動手要打。幸虧差人知道，趕來道：「眾位不要動手，有事在官解去，少不得死。」眾人見說，也就住手。只不許他穿衣褲，就精赤捆了，解進四府。刑廳急急坐堂，見這光景，不覺感歎，就叫皂隸將兩人放開，將衣裳與他穿了。

然後抽籤，先各打二十迎風板。將門子枷號示眾，候詳定奪。

林氏卻有千餘金贓物，並他公公侵欺錢糧萬餘金，在他身上追比。立刻喚齊原告，一一證實，送監立限帶比。可憐愛珠小姐，自恃才貌雙全，不知怎樣好處？誰知今日精赤條條，公堂受責，送進監中，無銀使用，還受禁子許多凌辱，就該深知愧悔才是。

怎奈其心甚毒，想：「我在此受罪，銀子又無，爹爹家中甚好，不如扳他出來，一萬五千不伯不替我上。」主意定了，到追比時，起初抵賴，剛說要拶，便道：「小婦人銀子，都寄在父親處。」刑廳道：「你父親是誰？住在哪裡？」林氏道：「父親名喚林攀貴，住在蘇州府閶門外。」刑廳立刻稟知按台，一張憲牌，仰蘇州府立拿林攀貴解訊。

且說，林員外向來結交官府，佃戶不敢欠他租，放債九扣三分，無人敢少。所以一日富一日，增起數萬家產。因嫁大女，賠去數千金。奉承金家，又贈去數千金。歷年錢糧，與糧房做首尾，不曾大完。後因親翁做了糧道，正思得志施為，不想一扇憲牌，一張告示，將門封鎖，出頭不得，反弄到租也欠了，債也少了，錢糧盡行放出來了。欲要申訴那些佃戶，債戶動不動倒以「恃勢欺人」四字裝頭，似乎是他痛腿，官府也不便認真。至於錢糧，更無處申訴。只得重完一倍，弄得家中漸漸壞了。幸喜新糧道到，方敢出頭。今正閒坐在家，忽見三四個差人趕進，將鐵索望員外頸上一套，員外大驚道：「我又無罪，如何鎖我？」差人道：「你想是夢還未醒，私藏了數萬欽賊，按院發牌立拿的欽犯。還說無罪？」員外反笑起來，道：「這等說，列位走差了！我家又無人做官，何來欽賊？」差人道：

「放屁，我們人也不知拿過多少，怎得有錯？現有憲牌，是你女兒親口招扳的，說你女婿有數萬銀子，藏在你家，怎麼詐呆不認，反說我們走差。」員外一想，道：「是了。我聞得金狀元得罪了虞丞相，自然被他弄壞，無瑕扳扯我的了。我想無瑕雖不是我女兒，我這樣待他，也不該如此忘恩負義。」便對差人道：「我家安分守己，可曾寄人的銀子？若說女兒招扳我，只兩個女兒，小女還在家未嫁，大女兒現嫁與揚州府利太爺的公子，並沒有第三個女兒了。」差人道：「呸！如今招扳你的，正是揚州府的媳婦，難道不是你的女兒？這卻不差了。」員外大驚道：「利太爺現在做官，怎說女兒扳我？」差人道：「你還不知麼？」隨將利家的事從摘印送監，夫妻父子身死，並他女兒門子家捉出，比賊招扳，細細說知。員外聽了，又氣又羞，又喜又急，喜他如此刻薄，該有此報，急著自己被扳，怎得乾淨。只得將銀子打發了差人，帶了千金連夜同差人起身，來到揚州四府，投到刑廳。知利家一無所有，錢糧係欽賊，斷不能免，聞攀貴手中果好，且係他女兒親口招扳的，便著在他身上追完，當日也寄了監。員外一到監中，見了女兒，便大罵道：

「你這小賤人，我自小當寶貝一般養大了你，將你許與金家。金家偶然落難，生了瘋癩，也有好的日子，你就立意不肯嫁他。

你母親埋怨我，你不勸也罷了，又將我十分搶白，逼得我走頭無路，一命幾乎送去。幸虧無瑕肯代你嫁去，你看他小小妮子，倒有見識，說讀書之人，魚龍變化，倘病癒成名，慮你翻悔，虧你還說就中了狀元，也情願讓你做狀元夫人，他竟安心相守，絕不憎嫌。哪知病癒，果中狀元，真個做了狀元夫人，好不興頭，還不自大。惟你這賤人，自己揀一個丈夫，先奸後娶，全無羞恥，反自洋洋得意。偶然公署了糧道的印，我好意備一副盛禮來賀你，你反攬掇公公不要理我。這也罷了，又叫公公發一扇牌，一張告示，弄得我走頭無路，我只道你富貴千年不認爹娘了，誰知今日天敗，人亡家破，你又去結識門子，被人捉破，出盡了丑。索性不認父母也罷了，怎麼又扳扯了我，你何曾有銀子寄我家，枉口作舌，良心喪盡，看你怎麼樣死？」

愛珠道：「爹爹不要破口，若好好替我完了賊銀，還留你一個性命，若破口再罵，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不算手段。」員外道：

「真只是真，假只是假，不怕你這小賤人。」兩個爭論，被禁子勸住。明日帶比，愛珠果然一口咬煞，說公公的銀子都寄在他家，四五萬有餘。刑廳道：「別的賊還可緩，朝廷的錢糧是遲不得的，快快交上。」員外再三分辯，愛珠道：「爹爹，不是我女兒不替你隱瞞，只為受刑不起，沒奈何實說的。現有二萬銀子是女兒親手交你的，女婿送來的在外，如今只求你先替我上了一萬四千欽賊，餘剩的若蒙太老爺寬緩，悉聽你幾時還我罷。」員外對面一啐，道：「你這賤人，莫非熱昏了，銀子是哪一隻手交我的？」刑廳道：「是你嫡親女兒，若沒有，怎好招扳你，你若不招，本廳就要用刑了。」

員外道：「銀子實不曾有，叫小的如何招？」刑廳就叫夾起來，夾棍一上，員外殺豬一般叫喊。愛珠全無憐惜之心，還一口咬定。員外受刑不起，只得認了，願賠。刑廳便著差人押了，限半月交上。

員外到家，將田產住房，盡行變賣了，湊得一萬六千銀子，同差人到揚州交上，連使用色平齊頭用完。刑廳見一萬幾千銀子果然依限交足，疑心寄銀是真，還要將賊銀一並押在他身上。

哪知員外已傾家蕩產，就夾死也無可奈何了。刑廳倒有寬免之意，奈愛珠還不肯輕放。那日又當帶比，又要動刑。員外情極哀告道：「小人其實受刑不起了，望太爺看女婿面上，饒恕了罷。」刑廳只道說利公子，便道：「如今是你女兒在此證你，怎說倒看女婿面上？」員外道：「看二女婿面上。」刑廳道：「二女婿是誰？」員外道：「是新科狀元金玉。」刑廳聽了一驚，道：「狀元是你女婿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正是。」刑廳叫取同年錄出來一查，見果是娶林氏蘇州林攀貴女。便對員外道：

「你何不早講，我看你也苦了，只是你女兒這賊銀如何出處？」員外道：「這是他自作自受，小的也顧不得。」刑廳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你去罷。」員外謝了，出去。愛珠還來證他。刑廳大怒，道：「這事明明是屈的，你見你父親手中好，不過要他替你上些銀子，本廳見你沒有得上，他是你父親，代上些也平常，所以著他身上替你上了一萬五千欵贓。他的家產也完了，你還要我追比他，天下也沒有你這狠心狗肺的婦人。即使他果然有你的銀子，也沒有女兒證父親的理，我曉得你銀子都被眾人搶散了，想你也上不起，本廳替你報一個家產盡絕詳上去，候按台批詳下來，看你的造化。」當晚就做了詳文。詳上去數日，後批下來，贓銀免追，林氏與小燕官賣銀八十兩，限二十日繳。

刑廳見批詳一下，就將二人發官媒婆沈媽家，限半個月賣銀八十兩。

沈婆奉刑廳之命，同二人到家，日日外邊尋主顧，奈地方上人，一則因價錢貴，二則因前日段門子家精赤了，捉到刑廳，打了二十，後來又知他扳了親父，人人都道他沒廉恥，沒良心的惡婦，哪個還要他。所以直到限期已滿，差人催逼，弄得沈媒婆也沒奈何，愛珠也情急。適遇無瑕要僱乳母，穩婆說起，石道全帶銀來看。道全雖常到林家，卻從不曾看見過愛珠，愛珠雖曉得石道全，也從不曾見他的面，且聽說徵西大元帥的夫人要討，哪裡曉得就是無瑕。當時道全看中，各人歡喜，就回到刑廳，交了銀子，領了官票，謝了差人等。天色已晚，路又遠，就叫了三乘小轎，連道全也坐了一乘，正要起身，只見穩婆也叫了一乘小轎，要送下船。道全見天色已晚，恐城門要關，再三謝他，穩婆道：「不妨。城門上我們收生有常例的，半夜三更都開的。」愛珠因害羞，也巴不得他送去。遂一同上轎。

頃刻到船，周氏與丫頭們都已睡熟，只無瑕尚未睡著，見道全下船，說人已討來了，無瑕便坐在牀上，只見穩婆先進房艙說：

「夫人恭喜，人已討成了。我說甚好，太爺一看果然中意，急急交兌銀子，給起官票來，已經晚了，驚動夫人。」夫人道：

「反說了，夜晚勞重媽媽又來，卻是不當。」穩婆道：「夫人說哪裡話，夫人托了我，怎敢不來回復，況我們收生是半夜三更出入慣的。」就對著愛珠、小燕道：「兩個姐姐過來磕夫人的頭。」愛珠只得同了小燕向著夫人磕了四個頭。夫人因身子還軟弱，不及細看，說一聲：「起來罷。」你道兩下見了，如何不認得？原來無瑕新產，把包頭齊眉紮了，又晚間坐在牀上，如何看得親切。愛珠一向是點脂搽粉，綾羅錦繡，妝得美人一般的。今在監中多時，又發到媒婆家半月，身上衣衫襤褸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絕無本來面目。夫人又未細看，如何認得？

道全就封了一個賞封，四封轎錢，打發穩婆去了，就對愛珠道：

「夫人辛苦要睡了，你兩個且到後艙與丫頭們權睡了一夜，明日夫人打發你被鋪另睡便了。」愛珠到此，已比媒婆家與監中快活多了，將將就就，在丫頭等腳後板上和衣睡了。見天微明，就起來。問丫頭們借木梳梳頭，丫頭們都在夢中，道：「為何這般早？梳具都在桌上，你梳就是了。」愛珠一看見各色都有，就重施脂粉，再整雲鬟，許久不梳的頭，重將香油梳刷，依舊美人一般。又替小燕也梳了，方見丫頭起來，彼此一相，各吃一驚。丫頭道：「你好像我家大小姐，與小燕如何到此？」愛珠也道：「你好像我家秋桂、春杏，如何也在此？」春杏道：「我兩個是院君送來服事夫人的。小姐嫁利老爺家甚是興頭，如何這般光景？」愛珠道：「我的話一言難盡。且問你夫人與我家絕無親戚，院君為何把你們送來服事他？」秋桂道：「小姐難道不知？」就對著愛珠耳上低低將夫人根腳說出，弄得愛珠猶如癡呆的一般，滿肚懊悔滿臉羞恥。正是：饒伊掬盡湘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